

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的高校分类改革探析

陈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中国·安徽 合肥 230026

摘要: 高校分类改革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我国高校同质化发展主要由于教育资源分配方式、教育评价指挥棒效应、第三方大学排名结果的影响。指出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高校分类改革的必要性, 提出推动高校分类改革的若干建议举措。

关键词: 教育强国; 高校; 分类改革

Analysis of the Classification Reform of Universities for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 Nation

Chen Wei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ina Anhui Hefei 230026

Abstract: The classification reform of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that the homogeniz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s mainly due to th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ird-party university rankings. It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of the classification reform of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 nation,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classification reform of universities.

Keywords: Education power; University; Classification reform

1 问题的提出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顶层设计, 自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提出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以来,《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持续深化这一理念, 引导高校精准定位、特色发展。2025年出台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明确, 要按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办学定位, 结合综合性、特色化发展方向, 推动理工农医、人文社科等不同类型高校实现差异化发展。202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列为年度重大任务,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优化高校布局、分类推进改革的要求, 标志着高校分类改革已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行动议题。

与此同时, 建设教育强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高等教育的人才供给提出了多样化要求, 既需要各领域拔尖创新的“全能选手”, 也需要深耕行业的“单项冠军”, 既离不开基础研究领域的高精尖人才, 也亟需产业发展所需的应用技能人才。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仍面临“千校一面”的同质化困局: 统一的评价体系让研究型与应用型高校同台比拼论文数量, 部属与地方院校争相角逐一流学科, 许多本应立足地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校, 被迫向“大而

全”“研究型”转型, 偏离自身办学定位。这一现状不仅造成教育资源的低效利用, 更难以匹配社会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 成为制约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瓶颈。

2 高校同质化发展的深层成因

2.1 财政资源分配机制的导向性影响

当前我国高校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 且拨款规模与学生培养数量直接挂钩, 这一分配机制在客观上推动高校将“提质扩招”作为核心发展目标。本科院校全力争取硕士学位授予权, 硕士培养单位竞相申报博士点, 同时多数高校追求学科设置的“大而全”, 试图通过扩大学科范围、提升办学层次争取更多财政资源。这种发展模式不仅造成教育资源的分散与浪费, 更引发高校间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内卷式竞争, 使得高校无暇深耕自身特色, 最终陷入同质化发展的怪圈。

2.2 教育评价体系的“指挥棒”效应

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办学质量的评价, 长期采用统一的量化指标体系, 将人才培养规模、科研论文数量、成果获奖等级等作为核心评价标准。在这一评价导向下, 高校的发展行为高度依附于评价指标, 一切办学活动围绕“量化指标提升”展开, 忽视了自身办学基础、区域服务需求和学科特色优势。这种“唯数量、唯规模”的评价模式, 让

不同类型、不同定位的高校走上相同的发展路径,难以形成差异化的办学特色。

2.3 第三方大学排名的社会认知引导

社会第三方机构发布的大学排行榜,因其传播面广、社会关注度高,成为公众认知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依据。而现有排行榜的评价指标多向综合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倾斜,榜单前列高校均为学科齐全、科研实力雄厚的综合性院校,这一导向让高校形成“唯排名论”的发展认知。为提升在排行榜中的位次,地方院校、应用型高校纷纷向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看齐,盲目增设基础学科、追求科研成果,放弃自身应用型、技能型办学定位,进一步加剧了高等教育的同质化发展。

3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高校分类改革的现实必要性

3.1 分类改革是提升高等教育系统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前提

高校分类改革的核心是构建科学完善的高校分类体系,这一体系是政府宏观调控、市场资源配置、高校自主发展三方协同的基础,也是高等教育系统治理的核心内容。《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首次明确探索构建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三大类高等教育分类体系,标志着我国高校分类从传统的管理归属划分(中央/地方高校)、分层建设(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向横向类型分化转型。与此同时,公办与民办、综合性与单科性、本专科与硕博培养单位等多元分类方式并存,推动我国高校分类体系不断完善。

构建中国特色高校分类体系,能够为高等教育资源的精准化、差异化配置提供依据,让办学条件、招生计划、经费投入与高校的类型定位、服务面向相匹配,提升政策与资源的适配度。在此基础上,政府能够实现更具针对性的宏观调控,市场能够更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高校能够理性选择发展类型、明确办学定位,厘清自身的服务领域与发展方向,推动政府、市场、高校等多元利益相关方形成发展共识,进而实现高等教育系统治理的现代化。

3.2 分类改革是推动高等教育质量内涵式跃升的迫切要求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实现内涵式发展,而内涵式发展的关键在于让不同高校在尊重办学共性的基础上,彰显自身办学个性。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发展存在“重层次、轻类型,重规模、轻特色”的倾向,盲目追求综合化扩张、办学层次升格,导致高校办学特色模糊、核心竞争力不足,难以实现教育质量的实质性提升。

高校分类改革的本质是增加高校间的发展区分度,正视不同类型高校的卓越追求与发展权益。通过结合高校的办学历史、基础条件和学科优势,淡化以规模、数量为核心的层次评价,建立多维度、目标导向的评价标准与引导机制,能够引导高校根据自身实际“量体裁衣”,形成自主分类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一改革能够推动高校摒弃“削足适履”的发展模式,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找准定位、各展所长,在共性办学要求下突出自身核心优势,形成独特的比较竞争力,在适配自身定位的赛道上实现高质量发展,最终推动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的内涵式跃升。

3.3 分类改革是满足社会人才培养多样化需求的重要保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等各类高素质人才,这一要求为高校人才培养指明了多样化方向。当前我国高校人才供给虽规模庞大,但存在明显的趋同问题:学科专业设置求多求全,人才培养目标笼统模糊,培养方案高度雷同,与市场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脱节,既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也导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足的“钱学森之问”难以破解。

高校分类改革为破解人才供给与需求错配问题提供了路径。通过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结合自身定位,明确“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核心问题,制定特色化的人才培养方案,改革适配自身定位的教育教学方式,能够让研究型高校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应用型高校深耕产业实用人才培养、技能型高校强化职业技能人才培养,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多元分工需求、学生能力特征差异的精准适配。这不仅能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更能造就跨领域、复合型、多层次的人才队伍,形成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为教育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4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推动高校分类改革的实践举措

4.1 优化高校分类发展布局,构建“九宫格”式发展体系

教育主管部门应立足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要求,结合国家战略规划、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规模变化、科技创新趋势等实际,从顶层设计层面优化高校发展布局,打破传统的分层发展模式,构建多维度、差异化的分类发展体系。具体可从两个维度实现高校分类:在办学定位维度(X轴),分为学术研究型、实践应用型、应用技能型三类;在学科结构维度(Y轴),分为综合性、多科性、特色专

业性三类,通过双维度交叉,形成“九宫格”式的高校分类发展布局,让每所高校都能在分类体系中找准自身定位。

近年来,我国高校分类实践已取得初步成效:通过“双一流”建设打造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通过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培育高水平应用型大学,通过高职院校“双高计划”建设高水平技能型高校,形成了多元办学的初步格局。在此基础上,需进一步深化分类施策:针对不同类型高校,制定差异化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学科专业建设要求和教师评价体系;搭建不同类型高校平行发展的路径,拓展各类型高校的发展空间,杜绝“唯层次”的升格冲动;探索构建基于高校类型的差异化资源配置模式,根据不同高校的层次、类型和职能定位,科学核算培养成本、合理配置财政资源,推动办学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激励高校立足自身定位走特色发展之路。

4.2 建立科学的分类评价体系,强化评价的导向性与精准性

分类评价是引导高校聚焦本位、避免盲目攀比的核心抓手,其关键在于打破“一刀切”的评价模式,建立与高校分类定位相适配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应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高校布局实际,出台地方特色的高校分类评价政策,针对学术研究型、实践应用型、应用技能型高校制定差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对研究型高校,侧重评价基础研究能力、科技创新成果、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对应用型高校,侧重评价产业服务能力、校企合作水平、实用型人才培养适配度;对技能型高校,侧重评价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毕业生就业竞争力、行业技能标准对接程度。同时,将分类评价结果作为高校资源配置、政策支持、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强化评价的导向作用。

4.3 深化特色化人才培养改革,构建“链式”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核心职能,分类改革的最终落脚点是实现不同类型高校的特色化人才培养,满足教育强国建设对多层次、多样化人才的需求。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任务,也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的重要结合点,而拔尖创新人才并非单一类型,既包括研究型拔尖创新人才,也涵盖应用型、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这要求高校必须推进分类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各类型高校应立足自身定位,构建与办学特色相适配的人才培养体系:研究型高校应聚焦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领域,深化科教融合,建立“本硕博”贯通培养机制,培养具有原始创新能力的拔尖人才;应用型高校应强化产教

融合,对接产业发展需求,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建立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培养具有工程实践能力、产业创新能力的实用型人才;技能型高校应深化工学结合,对接职业技能标准,完善现代学徒制,培养具有精湛职业技能、符合行业需求的技能型人才。

同时,应从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角度,探索不同类型拔尖创新人才的“链式”培养模式。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整合高校、企业、科研机构等育人资源,构建从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技能操作的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实现各类型人才的梯次培养、协同发力,为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提供完整的人才支撑。

4.4 塑造“百花齐放”的文化认同,破除“唯名校、唯学术”的刻板印象

高校分类改革的深入推进,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制度设计,更需要社会层面的文化认同支撑。长期以来,应试教育形成的单一人才评价观念,让社会普遍将“高分、学术、名校”作为人生发展的唯一阶梯,轻视技能型教育和应用型人才,这一认知成为高校从“形式多样化”走向“实质多样化”的重要障碍。因此,必须推动社会人才观念的转变,塑造高校分类发展、百花齐放的文化认同,完成去等级化的价值校正。

应借鉴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先进经验,强化职业教育的社会价值认同。瑞士职业教育通过“早认知、早进入、早成长”的培养模式,让技术技能人才获得良好的职业发展,其技术技能岗位的起薪和发展速度并不逊于研究型大学毕业生,这一模式为我国提供了重要参考。我国应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完善“订单式”教学制度和现代学徒制,推动高端装备、智能家电、生命健康、智慧建造等行业龙头企业与高职、应用型本科院校深度合作,共同设计课程体系、共建实训场景,实现学生“做中学、学中优”,打造“毕业即入岗、入岗能升迁”的职业晋升通道,让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拥有清晰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 [1] 周光礼. 论高校分类的逻辑[J]. 中国高教研究, 2022(11):30-37.
- [2] 赖明谷, 郭齐, 徐和清. 中国高校“九宫格”分类研究[J]. 高教探索, 2017(6):35-40.
- [3] 蔡梅.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分类改革的思考[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7):183-185.

作者简介:陈伟(1971-),男,重庆人,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